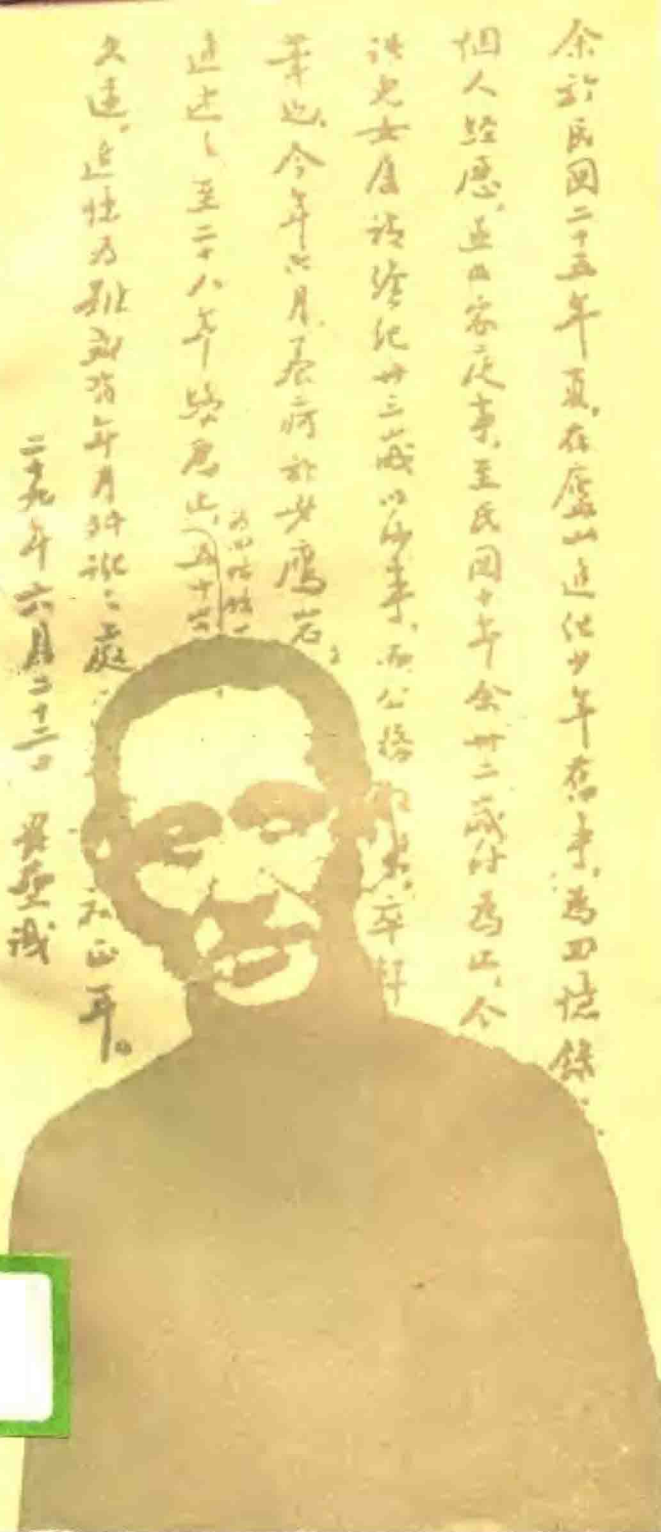


从名记者到幕僚长——陈布雷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



从名记者到幕僚长——陈布雷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

封面设计：池长尧

从名记者到幕僚长——陈布雷

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浙江省政协文史编辑部

浙江文史书店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375 插页6 字数142 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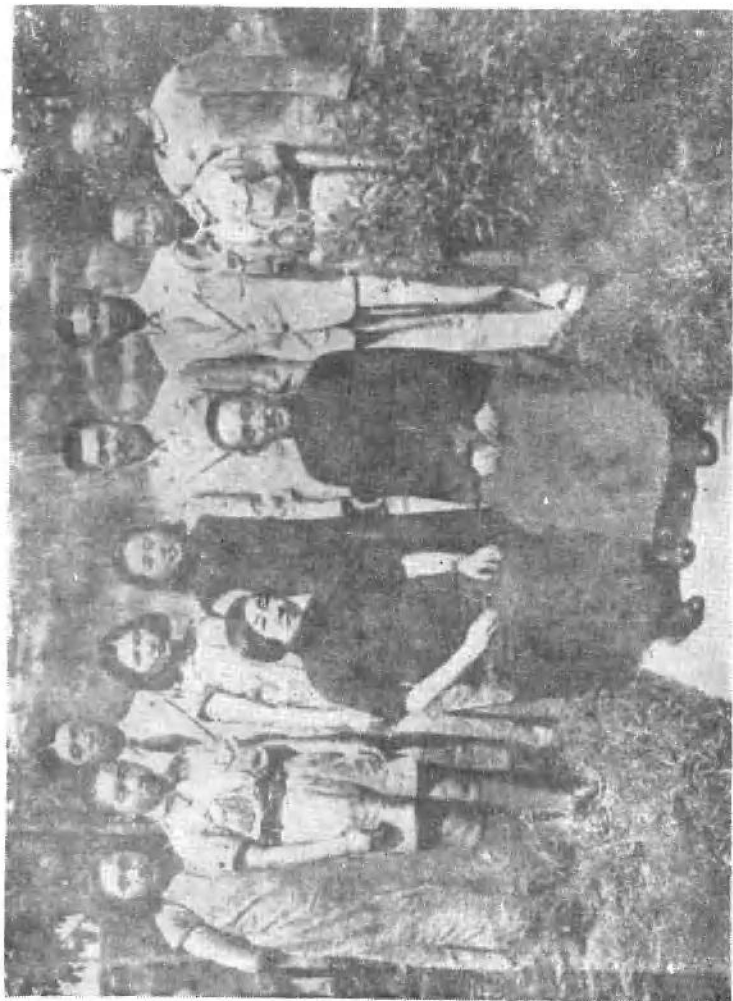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300

ISBN 7-213-00198-7

K·43 定价：2.40 元



陈布雷全家合影

前排右起：陈布雷 夫人王允默
 后排右起：五儿陈迈 六儿陈逢 三儿陈适 长儿陈迟 长媳王世玺
 长女陈琇 次儿陈过 幼儿陈远（现名陈力） 次女陈琰

你是我家第一個清纓入伍的志願
兵，門楣有光，我祖我父亦將含笑。長風
萬里，壯我此行。鍊得好身手，學得好
技術，報效國家，復仇雪恥。我以滿腔熱
血的情緒，期待你奏凱歸來。

迨從軍
長雷書贈
廿三年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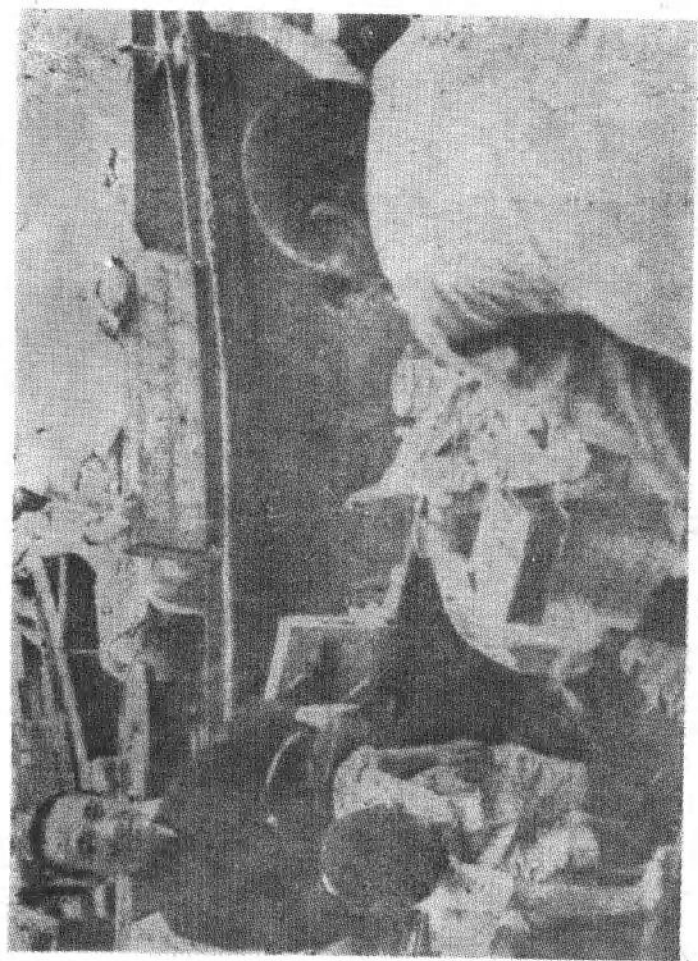
抗战时，陈布雷为侄儿陈迨从军题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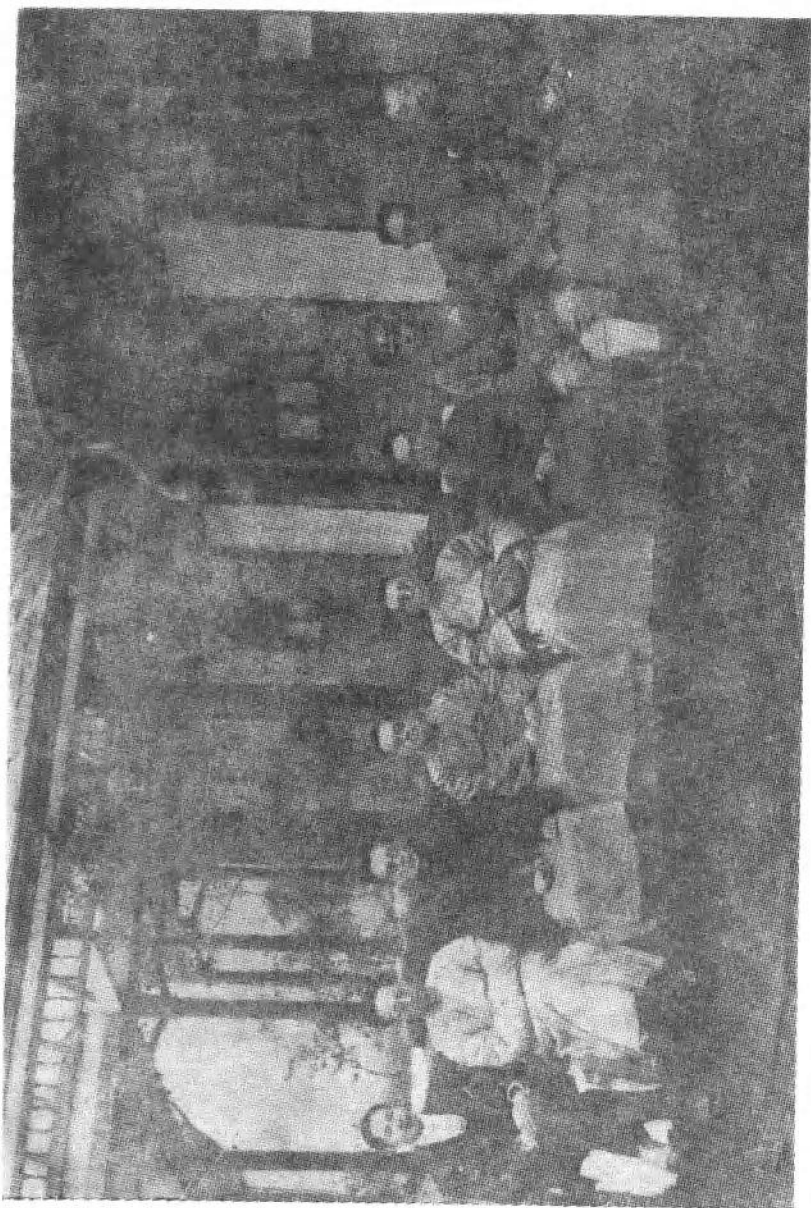
陈布雷同胞兄弟合影

前排右起：陈训愈 陈布雷 陈训慈

后排右起：陈训惠 陈玲娟



抗战胜利后，陈布雷偕夫人同游杭州西湖。



浙教厅长时代

自右至左：徐懋来 郑文礼 朱世明 陈布雷 张静江 程振钧 沈士远 刘石心 霍宝树

前 言

陈布雷(1890——1948)，名训恩，字彦及，号布雷，别号畏垒，以号行。浙江慈溪人。早年曾任上海《天铎报》、《商报》、《时事新报》主笔；后曾两任浙江省教育厅长；从1927年起，他历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中央党部书记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国府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等高级职务，成为蒋介石的幕僚长，1948年11月在南京自杀。

在民国人物之中，陈布雷是一个颇有影响的重要人士；又是一个旧知识分子的悲剧典型。这本《从名记者到幕僚长——陈布雷》史料专辑，汇集了陈布雷在海峡两岸的亲属、友好、同学和僚属所提供的第一手资料，以供史学工作者和广大读者研究或了解陈布雷生平以及有关历史作为参考。

《先兄畏垒杂忆》作者陈训慈先生是陈的胞弟，《我的父亲陈布雷》作者陈过同志是陈的次子，他们的回忆文章严谨缜密，文笔朴实，为我们提供了真实可信的珍贵史料。翁泽永同志《我的舅父陈布雷》一文，是他近几年来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的有关陈布雷史料一系列文章中最系统、详尽之作，文中所述陈布雷同周恩来、郭沫若有关的史实，作者是在场的历史见证人。《陈布雷传略》的作者宋晞先生，是陈的侄女婿，现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班主任，《传略》是根据陈布雷生前自撰的《回忆录》及《日记》所编写的。

张治中是大家所熟悉的著名爱国将领，当年陈布雷在侍从室第二处管文事，张在第一处主军事，《一个文人——陈布雷》系选自《张治中回忆录》中的一节，文中回忆了张和陈布雷从普通的同事关系发展成为深厚的友谊的过程，指出陈“受旧思想意识的影响很深，政治上缺乏远见，个性又较软弱”，认为陈的自杀是“一种可悲的也是大可惋惜的行为”。阮毅成先生与陈布雷是世交，不但生长在同一时代，而且是从同样的宦海生涯中过来的知己，本书转载了他在台湾发表的回忆陈布雷的两篇文章。程沧波、王芸生是二三十年代稍晚于陈布雷从事新闻工作的名报人。程与陈经历了20年友谊，《重诉生平》是他为纪念陈布雷逝世3周年所写的“生死患难”因缘的回忆文章。王芸生《一个可悲的新闻记者》一文，以简练的笔法，勾划出陈布雷那“一个不二嫁的女人”的悲剧形象。还有其他几篇文章，也是与陈有过接触交往的同学、同事、僚属所写的回忆资料。

陶永标、蒋君章是陈布雷身边随从多年的副官和秘书，他们的回忆文章以现场目睹者的身份，记述了陈布雷自杀前后的经过和丧事的处理。陈训慈先生在帮助审校陶文之后，认为文中所述个别情节与事实略有出入，并专门为此写了《按语》，本书以对同一事件可以“多说并存”的精神一并予以发表。

本书收集的资料（包括几位现在台湾人士的文章），基本上都是作者们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三亲”史料。我们在刊载这些回忆文章时，文字上一般均不作改动，仅对少数几篇文稿中的某些词句有所删节。因缺乏经验和水平所限，本书在编辑、审校中的疏漏之处，谨请专家和广大读者指正。

全书承陈训慈先生和陈过同志帮助认真审阅校正；特别是

对民国史有深入研究的杭州大学杨树标副教授，应邀为本书写了《名岂文章著——陈布雷其人其文述评》，对陈布雷的一生和他的文章，作了认真的查考和系统的述评。我们在此一并向他们深致谢意！

本书责任编辑宋子亢，参加编辑工作的有王遂今、梁则圣等，全书审定叶炳南。

编 者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目 录

先兄畏垒杂忆	陈训慈 (1)
我的父亲陈布雷	陈 过 (27)
我的舅父陈布雷	翁泽永 (50)
陈布雷传略	宋 晞 (81)
一个文人——陈布雷	张治中 (105)
记陈训恩先生 (节录)	阮毅成 (110)
布雷先生与浙江高等学堂	阮毅成 (114)
蒋介石与陈布雷	汪日章 (120)
关于陈布雷的点滴回忆	何祖培 (123)
缅怀旧雨忆当年——记陈布雷	张任天 (129)
陈布雷与浙江教育文化事业	赵季俞 (136)
重诉生平	程沧波 (147)
一个可悲的新闻记者	王芸生 (153)
西湖小莲庄访布雷	黄萍荪 (155)
陈布雷自杀经过	陶永标 (161)
悼念布雷先生	蒋君章 (176)
名岂文章著——陈布雷其人其文述评	杨树标 (182)

先兄畏垒杂忆

——关于陈布雷公私生活事迹几段溯记

， 陈 训 慈

一、陈布雷与其家庭、宗族、乡邑

先胞兄陈布雷，在其早年求学时期，性格活泼，思想敏锐。他所处的清季末叶，深受外力侵略，他反应强烈，是一个勇于接受维新思想和反清革命思想而奋进的青年。他十四岁成秀才，先后就读于慈湖中学、宁波府中学堂而升入浙江高等学堂到毕业，七八年中，由于受到父兄（主要是从兄陈杞怀）之参与辛亥革命与尽瘁地方教育的影响，受到师友（主要是沈士远、邵裴子、张宗祥诸师）之开明思想的启迪，加上他本人之好学努力，在同学中算是个高才，早露锋芒。当他还在浙江高等学堂求学时，曾去上海，其时从兄杞怀正在沪办《天铎报》，他就曾在报馆中试代写作，颇受重视。等到辛亥革命前夕在浙高毕业后，即应聘于《天铎报》，任撰写社评的编辑。从此逞其青年锐利之笔锋，议论风发，被视为敢言，与邑人洪允祥（佛矢）、吴兴戴传贤等一道，使《天铎报》成为在推翻清朝专制、建立共和的斗争中的一支新军。次年，他因故辞归宁波，担任邑中老辈创立的效实中学的教师，但还同上海新闻界有联系，受《申报》陈甸遗之委聘，任该报的特约译述记者，并参加柳亚子等主持的“南社”的活动。这都说明他在当时是个比较活跃、富有朝气的人。

这样一个原是奋发前进、早露头角的青年，不意在他二十五岁时，突遭父丧，起了一个突变。其后的这段时间，对他精神的折磨、身心的挫伤，是严重的。

先得从我们家庭状况说起。我们的家乡在旧慈溪县西乡（今划归余姚县）的官桥，原是个聚族而居的小村子。先世务农，至先祖父克介公始出门经商，后来以一行商贩茶往来浙赣间，晚年以盈余渐置田产，即分其半约百亩为陈氏的义庄，用以救济族中孤贫。先父依仁公，在其兄弟三人中为第三，两兄皆早亡。先大伯父遗有独子，即陈杞怀（名训正）；二伯父最早丧，无子，我父即以长子训恩（即布雷）出继为二伯父之后，但二伯母隔月又逝，故仍归住一家。当时先祖父退老故里，躬自经纪所创之义田会、义学及族里其他公益诸务；又为三房析产，谓大房长孙（杞怀）好学，当使就傅上进，而要三房我父住在家里，继续他管理族里公益诸务。迨祖父歿后，我父即“继志述事”，一生致力于族里农利、教育、义田救恤及其他地方公益诸务，并改义塾为鸡山村校。我父自以为体力方壮，对出继二房的长子训恩，任他求学上进，以后即在外工作。所以布雷自沪返甬任教，也就优游自适。岂料突遭父丧，弟妹多而且幼，又须承遗愿继理族中事务。在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下，他不能不挑起家庭与宗族事务的沉重负担，这对他真是一件意外的精神打击。

我们的父亲是一九一四年阴历六月以肺炎病故的，布雷以长子承家，除了次姐、次兄先故、长姐早嫁外，以下有弟妹共十人，时最长的三妹二十二岁初嫁，以次递减两岁，至十六岁者共四人，我十四岁，五弟训恕十岁，以下是八岁至四岁的三个异母弟，最幼的季妹初生才两月。多是稚弱无知的一群。庶母又多病懦弱，不久又病故。这样一大群弟妹繁重教养之责，

只得由布雷和他才娶五年的嫂嫂杨隽人承担下来。这使他不能不将宁波的教职完全辞去，重新学起家务来。如此历一年余，甬上旧友见其忧劳憔悴，恐成心疾，经力劝，始又在甬校兼课，仍经常家居，有课则去甬。詎知祸不单行，一九一九年，嫂嫂杨隽人以难产褥热不治而死，遗下六岁至数月的三男二女，又是一群幼儿。这一家庭创伤，使布雷又一次受到打击。为了摆脱牵累，他终于与在甬友人创立一儿童公育社，将三个儿子送公育社寄养，又商请族人，另请一族中长者接管族里事务，改为有给职。次年我亦成婚，经常家务由我夫妇承担，布雷才得以离家去沪工作。一九二一年，朋友劝其续弦，又应新创立的《商报》之聘，在上海重建小家庭，开始其第二度的记者生活。他除了夜里在报馆工作（一般于深夜一时始归）外，还一直带一日间兼职（上午十时顷上班），繁忙可知，但对诸弟妹的教育任务，仍由他继续负责主持。

父丧后布雷对诸弟妹的衣食、教养、婚嫁之操持，不尽缕述。这里仅就他对我、对五弟训恕（行叔）的培养为例，作些回忆。

我在父丧那年，离高小毕业尚差一年。当时亲属长辈有以为布雷已承继于二房，且在外文教界已有资望，我在宗法上为三房长子，还是改计业商为好，将来在近处商店做事，便于带管家务，盖甬人重商，以为生意人精明，善理家务。众口成理，到秋季开学时，即准备让我辍学从商，而让训恕独自仍去慈城住校就学，他只十岁，家里陪去的人回来说，当替他铺好床位后，弟弟哭了。布雷和我闻之都感不安，这才决定让我仍去原校读毕业，后还读完中学。一九一五年夏我考入效实中学，毕业后又去上海大同学院专修英语，目的似仍在想学好英语后在沪从商。五四运动那年，因学校罢课停考而返里，我以为没有续学希望了。原来，布雷认为几年来大家庭以有限的恒

产岁入（包括田产及合资之店息所入），应付全家日用及诸弟妹学费，有入不敷出之虞，故不能不作一规定，弟妹人人只可读完中学为止，并要从我开始。他对我说，除非有什么可以不付学费的高校可考，否则就不能再求学了。谁知恰巧这年报纸广告载南京高等师范招生，果真不收学膳各费。布雷一见，喜出望外，立即要我去考，其爱护培育之心令人感奋。经我一番复习，竟得考取南京高师，以后该校又扩建为东南大学，我又于一九二三年续读大学学分，次年以东南大学史学系毕业而为文学士。如非胞兄布雷之着意培育，我是不能达到如此文化水平的。

五弟训恕（行叔），在我手足十余人中是最慧敏的。他在中学毕业时，名列第一，亲友都主张应让他升学。可是既有诸弟妹皆读完中学为止的成议，而布雷又甚拘谨，以为对诸弟要一视同仁，不可列外。这时行叔以效实第一名毕业可保送升入圣约翰大学，而圣约翰是教会学校，学费较高，布雷即毅然决定由他个人负担，不在大家庭内开支。此时，布雷已有子女五人，续娶嫂嫂还将生育，凭他夜里工作、白天兼任他职之所入，省吃俭用，始能供给行叔学费。如此满四年后，行叔又发生了出国留学的问题。原来“五卅”运动那年，上海学生发生反帝爱国运动，而圣约翰美籍校长卜舫济禁止学运、侮辱我国旗，致使爱国学生抗议离校。在这次学生的爱国行动中，行叔虽只有一个月就可毕业，但他和许体纲等同学，热心奔走宣传，不惜放弃教会大学文凭，与其他同学一致行动，退学以示抗议。当时爱国教育家和民族资本家对他们的爱国行动给予大力支持，捐地捐款，即在当年秋季，创办了光华大学，接纳所有圣约翰大学退学的同学，原圣约翰毕业班即由光华补考，发给光华大学毕业证书。行叔因在这一收回教育权的斗争中表现